

快樂王子

及其他故事集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

王爾德 Oscar Wilde / 著 林佑青 / 譯

我想幾乎沒有一個曾想用愛托住人類苦難的靈魂
讀了王爾德的〈快樂王子〉
不感到心碎
不在內心那整座玻璃森林
像黃金雨 紛紛墜落

它可能是人類所有虛構的童話中
比人魚公主 天鵝王子 小王子 比所有所有
都要悲傷 殘酷 絕望
卻又是最詩意 深邃 純淨 盤桓無盡意
最偉大的一個故事

駱以軍

007

快樂王子

037

夜鶯與玫瑰

057

自私的巨人

071

忠誠的朋友

105

了不起的火箭

141

孤獨的花火 王爾德其人

147

王爾德年表



快樂王子



在城市的上空，一根高聳的圓柱上，矗立著快樂王子的雕像。他全身綴滿純金的薄葉片，他的雙眼是一對晶瑩的藍寶石，一只大紅寶石在他的劍柄上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他的確廣受眾人喜愛。

「他美得像一隻風信雞，」一位希望以擁有藝術鑑賞力獲得名聲的市議員如此評論，唯恐民眾會認為他不切實際（他可不是那種人），他又加了句：「只是沒那麼實用。」

「為什麼你不能像快樂王子那樣呢？」一位明理的母親對吵著討月亮的小孩說，「快樂王子連做夢也不曾哭鬧要任何東西。」

「世界上還有如此快樂的人真令我欣慰。」一



位失意的男子凝視著這座無與倫比的雕像喃喃自語。

「他看起來就像天使。」育幼院的孩子們說，他們正從大教堂出來，身著亮眼的緋紅斗篷和潔白的背心連身裙。

「你們怎麼知道？」數學老師說，「你們又沒有看過天使。」

「喔！我們有啊，在夢裡見過。」孩子們回答；數學老師皺眉不悅地板起臉，因為他不贊成小孩子做夢。

某夜一隻小燕子飛越城市而來。他的朋友早在六週前便飛往埃及，但他留了下來，因為他戀上那根最美麗的蘆葦。他在初春時分與她邂逅，



當時他正沿著河飛，追一隻大黃蛾，深深被蘆葦的纖腰吸引，便停下來和她說話。

「讓我愛妳好嗎？」燕子說，他喜歡直接切入重點，蘆葦只對他深深彎了個腰。於是他繞著她飛了一圈又一圈，用翅膀點水，激起銀色的漣漪。這是他獻殷勤的方式，他就這樣追求了整個夏天。

「真是荒謬可笑的愛慕之情，」其他燕子唧唧喳喳地說，「她又沒錢，而且親戚也太多了。」河邊的確滿滿地遍布蘆葦。然後，隨著秋天來臨燕子們全飛走了。

他們離開後燕子感到寂寞，開始厭倦追求心上人，「她一句話都不講，」他抱怨，「我擔心她是個狐狸精，因為她老是和風調情。」確實如此，



每當微風吹拂，蘆葦便以最優雅的身段行曲膝禮。

「我承認她很居家，可是我愛四處旅行，想當然耳，我的妻子也應該熱愛旅行才對。」

「妳願意和我走嗎？」他終於開口問她，然而蘆葦搖搖頭，她非常依戀她的家。「原來你一直在戲弄我的感情，」他哭喊，「我要出發前往金字塔了，再見！」他便飛走了。

他飛了整日，入夜時他飛抵這座城市。「我該在哪過夜呢？」他說，「但願這城鎮已經為我準備好容身之處。」

然後他看見圓柱上的雕像。

「我在那過夜吧，」他說，「這地點不錯，空氣很新鮮。」於是他飛下來，落在快樂王子的雙



腳間。

「我找到個金色的房間呢。」他邊環顧四周邊輕聲對自己說，然後打算睡了；但他才把頭收到翅膀底下，一滴斗大的水珠突然落到他身上。「多麼奇怪的事！」他說，「天上半朵雲也沒有，星星清澈明亮，居然下雨了。北歐的天氣真是可怕極了。從前蘆葦喜歡雨，但那只是她的任性。」

接著又落下一滴。

「一座雕像不能擋雨還有什麼用？」他說，「我得找根好一點的煙囪頂管。」他決定飛走。

但在他展開雙翼前，第三滴水珠掉落，他抬頭一望，瞧見——啊！他看到的是什麼？

快樂王子的雙眼盈滿淚水，淚珠沿著他金黃



的臉頰滑落。他的臉龐在月光下如此美麗，使小燕子的內心充滿憐惜。

「你是誰？」他說。

「我是快樂王子。」

「你為什麼啜泣呢？」燕子問，「你害我濕透了。」

「當我還活著，有顆人心的時候，」雕像回答，「我不知道何謂眼淚，因為我住在無憂宮裡，那裡不准憂傷進入。白天有人陪我在花園玩耍，晚上我在大廳領頭跳舞。花園四周圍著一道聳直的高牆，但我從不曾費心去問牆外頭是什麼，所有關於我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我的臣子稱我為快樂王子，要是尋歡作樂算是快樂的話，我確實很快



樂。我如此活著，也如此死去。如今我死了，他們便把我立在這兒，這裡高得讓我看得見這座城一切的醜陋與苦難，儘管我的心是鉛做的，我仍然忍不住掉淚。」

「什麼！他不是純金的？」燕子對自己說。他很有教養，不會高聲評論別人。

「遠遠的，」雕像用低沉悅耳的聲音往下說，「遠遠的在一條小街裡有家窮苦的人。有扇窗戶開著，從窗戶望進去我看見一個婦人坐在桌前。她的臉頰凹瘦又憔悴，她有雙粗糙發紅的手，被針扎得滿是傷痕，因為她是女裁縫師。她正在一件緞面禮服上繡百香果花，為了給皇后最可愛的侍女在下次宮廷舞會裡穿。她的兒子躺在角落一張



床上病著。他發著燒，吵著想吃柳橙。他母親沒什麼好給他，只有河水，因此他在哭。燕子，燕子，小燕子啊，你能不能將我劍柄上的紅寶石捎給她呢？我的腳被固定在基座上無法動彈。」

「有人在埃及等我，」燕子說，「我的朋友在尼羅河飛上飛下，和碩大的蓮花聊天，不久後他們就會睡在偉大的國王的墓裡。那位國王本人就躺在他彩繪的棺木中。他的身體裹著黃色的麻布，還塗了香料用來防腐。一串淡綠的翠玉項鍊繫在他的頸間，他的手猶如枯萎的落葉。」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你不能留下來陪我一晚，做我的信差呢？那個男孩渴得慌，他母親傷心得很。」



「我不喜歡小男孩，」燕子答，「去年夏天我還徘徊在河邊時，有兩個粗野的男孩，就是磨坊主人的兒子，老對我丟石子。當然他們打不中我；我們燕子飛行技巧好得很，沒那麼簡單打中，再說，我出身於一個以敏捷聞名的家族；但這終究是無禮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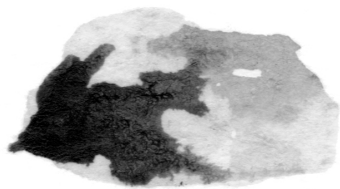
然而快樂王子看起來好憂傷，小燕子的心也軟了。「這裡好冷，」他說，「但我就留下來陪你一晚，做你的信差吧。」

「謝謝你，小燕子。」王子說。

於是燕子從王子的劍上取下那塊大紅寶石，啣著它越過城裡一戶戶屋頂飛遠了。

他飛過大教堂的塔頂，那裡雕著白色大理石





的天使像。他飛過皇宮，聽見跳舞的樂聲。一位標緻的少女和她的情人走到外面的陽台，「星星多麼美妙，」他對她說，「愛情的魔力多麼美妙！」

「希望我的禮服能及時做好，趕得上盛大的舞會。」她接話，「我還囑咐要繡上百香果花；但那些女裁縫太懶了。」

他飛越河面，看見一盞盞懸掛在船隻桅杆上的燈籠。他飛過猶太區，看見老猶太人用銅秤稱錢幣，彼此討價還價。終於他到了那戶窮苦的人



家，往屋內望去。男孩發燒在床上翻來覆去，母親睡著了，她好疲憊。他跳進窗裡，將紅寶石放在桌上，就在婦人的頂針旁。然後他輕柔地繞著床飛，用翅膀為男孩的額頭搧風。「我覺得好涼爽啊！」小男孩說，「我一定快好了。」便墜入香甜的夢鄉。

接著燕子飛回快樂王子的身邊，把所做的事告訴王子。「真是奇怪，」他發表心得，「雖然天氣這麼寒冷，此刻我卻覺得好溫暖。」

「那是因為你做了件好事啊。」王子回應，當小燕子開始思考時便睡著了，思考事情總是讓他想睡。

天亮後他飛到河邊洗了個澡。「多稀奇的現



象！冬日裡的燕子！」一位鳥類學教授說，當時他正從橋上經過。他寫了封關於此事的長信給當地報社發表。人人引用內文，畢竟這封信充滿太多他們看不懂的詞彙。

「今晚我要到埃及去。」燕子說，他想到眼前的旅程心情無比興奮。他參觀了城裡所有的公共紀念物，還在教堂的尖頂上坐了一陣子。他所到之處，麻雀們都吱吱喳喳互相說著，「多麼出類拔萃的生面孔哪！」燕子因此非常自得其樂。

月亮升起時他飛回快樂王子那，「你在埃及有什麼事要委託我嗎？我要出發了。」他大喊。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你能不能再留下來陪我一晚？」



「有人在埃及等我呢，」燕子回答，「明天我的朋友就會飛往尼羅河的第二大瀑布了。在那兒河馬躺臥在香蒲間，門農神像端坐在巨大的花崗岩寶座上。他整夜看守星星，當晨星散發光芒之際，他發出一聲喜悅的呼喊隨即沉默。正午時分黃色的獅群走到河岸飲水，他們有綠寶石般的眼睛，他們的吼聲比瀑布的水聲還響亮。」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遠遠的，在城市的另一頭，我看見一個在閣樓裡的年輕人，他倚著一張堆滿紙張的桌子埋頭寫字，身旁的大玻璃杯中是一束枯萎的紫羅蘭。他的頭髮是棕色的、一絡絡捲在一起，他的嘴唇紅如石榴，還有雙朦朧的大眼睛。他正努力為戲院經理完成



一齣劇本，但他實在太冷了，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火爐裡沒有火，他又餓得頭暈眼花。」

「我願意留下來再陪你一晚，」燕子說，他確實有副好心腸，「要我送另一顆紅寶石給他嗎？」

「唉！我現在沒有紅寶石了，」王子說，「我只剩一對眼睛。他們用珍奇的藍寶石做成，寶石還是一千年前在印度出產的。請取下一顆送去給他吧。他可以賣給珠寶商，添購柴火，寫完他的劇本。」

「親愛的王子，我不能這麼做。」燕子說著啜泣起來。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請照我的吩咐做吧！」



於是燕子便取出王子的一只眼睛，往遠方窮學生的閣樓飛去。屋頂破了一個洞，要進去再簡單也不過，他倏地從洞裡飛進房間。年輕人用手撐著頭，所以沒聽見翅膀振動的聲音，當他一抬頭便發現有顆絕美的藍寶石擺在枯萎的紫羅蘭上。

「開始有人賞識我啦！」他大叫，「這一定是某位仰慕者送來的。現在我能好好寫完戲了。」他看起來很高興。

隔天燕子飛往港口。他坐在一艘大船的桅杆上，望著水手們用繩索將箱子拖出貨艙。他們每拖出一個箱子便大喊「吆喝拉呀！」「我要去埃及了！」燕子嚷嚷，可是沒人注意到他，等到月亮升起時他飛回快樂王子那。



「我是來和你道別的。」他說。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你能不能留下來再陪我一晚？」

「已經是冬天了，」燕子答，「很快這裡就會降下嚴寒的霜雪。這時在埃及，溫暖的陽光照在綠油油的棕櫚樹上，鱷魚賴在泥巴裡懶洋洋地看著四周。我的朋友在太陽城巴貝克神廟築巢，淡粉和雪白的鴿子在旁邊看著，互相咕咕細語。親愛的王子，我得離開你了，不過我絕對不會忘了你，來年春天我會帶兩顆美麗的寶石回來給你，好彌補你失去的那些。我帶來的紅寶石會比玫瑰艷紅，藍寶石會比大海湛藍。」

「在下面的廣場，」快樂王子說，「站著一個



賣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灑到水溝裡，火柴全完了。要是她沒帶點錢回家，她的父親會責打她，她正哭著呢。她沒穿鞋也沒穿襪，小小的頭上也沒戴頂帽子。取下我另一只眼睛給她吧，她的父親就不會打她了。」

「我願意留下來再陪你一晚，」燕子說，「但是我不能取下你的眼睛。這樣你就看不見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啊，」王子說，「請照我的吩咐做吧！」



於是燕子取下王子另一只眼睛，啣著它往下飛。他猛然飛落小女孩身邊，輕輕將寶石滑落在她的掌心。「好漂亮的玻璃呀！」小女孩大喊；然後她跑回家，一路笑著。

然後燕子回到王子的身邊，他說，「現在你看不見了，我要永遠留下來陪你。」

「不，小燕子，」可憐的王子說，「你得飛到埃及去。」

「我要永遠留下來陪你。」燕子說完便在王子的腳下睡去。

第二天他整天坐在王子肩上，告訴王子他在異國的所見所聞。他提到紅色的朱鷺，一列列站在尼羅河岸邊，用尖嘴抓金魚；他提到人面獅身



像，活得和世界一樣悠長，住在沙漠中，無所不曉；他提到商人們，手裡握著琥珀串珠緩緩走在駱駝身旁；他提到月亮山脈¹之王，如黑檀木般漆黑，崇拜一塊巨大的水晶；他提到那條睡在棕櫚樹上的大綠蛇，有二十位祭司拿蜂蜜蛋糕餵養；他提到用扁平的大樹葉做船划過大湖的侏儒，老是和蝴蝶打仗。

「親愛的小燕子啊，」王子說，「你告訴我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事，但最讓人驚嘆的，莫過於男男女女所受的折磨。沒有比苦難悲慘更不可思議的了。小燕子，在我的城市上頭飛一圈吧，告

1 月亮山脈 (Mountains of the Moon) 是古籍裡傳說中的山脈，位於非洲尼羅河發源地。



訴我你看見了什麼。」

於是燕子在這座大城上方飛著，看見富人們在豪宅裡作樂，而乞丐們在門口枯坐。他飛進暗巷，看見挨餓的孩子慘白的臉龐，他們無精打采地從汙穢的街衢往外望。在一座拱橋下兩個小男孩摟在一起想讓身體保持溫暖。他們說，「我們好餓啊！」「你們不准躺在這！」守衛大吼，他們只好起身走入雨中。

然後燕子飛回來告訴王子他看見的景象。

「我全身都是純金的葉子，」王子說，「你摘下來，一片片拿去給我貧窮的子民；活著的人總是覺得黃金能讓他們開心。」

一葉接一葉的金子被燕子啄下，直到快樂王



子看來既晦暗又灰慘。一葉接一葉的金子被燕子送到窮人手中，孩子們的臉頰更顯紅潤，他們歡笑著在街道上玩耍。「我們有麵包可吃了！」他們大聲嚷。

接著冰雪到來，嚴霜也隨後來臨。街道彷彿以純銀建造，那麼晶瑩，又閃閃發亮；長長的冰柱宛如水晶短劍般懸掛在屋簷底下，人人穿皮裘外出，小男孩們也戴上紅帽子溜冰去。

可憐的小燕子越來越冷，可是他仍然不願意離開王子，他實在太愛王子了。他趁麵包師傅不注意時從門口啄麵包屑吃，並且拍著翅膀取暖。

但到了最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用僅存的力氣再度飛上王子的肩膀，喃喃說著：「再見





了，親愛的王子！你願意讓我親吻你的手嗎？」

「小燕子，我好高興你終於要飛去埃及了，」王子說，「你在這裡待太久了；不過你得親我的嘴唇，因為我愛你。」

「我不是要去埃及，」燕子答，「我要到死亡之屋去了。死亡是長眠的兄弟，不是嗎？」

於是他吻了快樂王子的唇，然後跌落在他腳邊死去。

這時雕像的內部傳出奇特的破裂聲，彷彿有什麼東西碎了一樣。事實是王子那顆鉛製的心已經啪地裂成兩半了。果真是可怕的嚴霜啊。

隔天一早市長在市議員的陪伴下在底下的廣場散步，當他們經過圓柱時，市長仰頭望著雕像



說：「唉呀呀，快樂王子怎麼看起來這麼寒酸！」

「的確，這麼寒酸！」市議員高喊，他們總是附和市長的意見，然後他們也跟著抬頭望。

「他劍柄上的紅寶石掉了，眼珠子也沒了，而且也不再是黃金的了，」市長說，「老實說他比要飯的好不了多少！」

「比要飯的好不了多少！」市議員們說。

市長繼續說，「而且還有一隻鳥死在他腳邊！我們真該頒布公告，禁止鳥死在這個地方。」書記官立刻記下這個提議。

於是他們拆除了快樂王子的雕像。大學藝術系教授說：「既然他不再美麗，那他也不再有用。」



然後他們將雕像丟進火爐熔化，市長召集團隊開會決定金屬的用途。「當然，我們得另外鑄一座雕像，」他說，「那就立我的雕像吧。」

「我的雕像！」每個市議員異口同聲地說，然後他們便吵了起來。據說他們到現在仍然爭執不休。

「多麼離奇的事啊！」鑄造廠監督工人的工頭說，「這塊破裂的鉛心在爐裡熔化不了，看來只好把它丟了。」於是他們將它丟在垃圾堆，那隻死去的鳥兒也躺在那裡。

「將城裡最珍貴的兩樣物品帶來給我。」上帝對他的一位天使說；天使便把那塊鉛心和死去的燕子帶到上帝面前。





「你選得很對，」上帝說，「因為這隻小鳥兒將永遠在我天堂的花園裡歌唱，而快樂王子將在我純金的城裡讚美我。」



夜鶯與玫瑰



「她說只要我送她紅玫瑰，她就願意與我共舞，」年輕的學生大聲說，「可是我整座花園裡連朵紅玫瑰都沒有。」

在冬青櫟中築巢的夜鶯聽見他說的話，從枝葉間探頭向外望，大感驚訝。

「我的花園裡一朵紅玫瑰都沒有！」他哭喊，



美麗的眼眸盈滿淚水，「唉，我的幸福怎麼會繫在這種小事上！我飽讀所有聖賢書，通曉所有哲學的奧秘，可就因為得不到一朵紅玫瑰，使我的人生變得如此不幸。」

「這裡終於有位真心的情人了，」夜鶯說，「夜復一夜我歌頌他，儘管我不認識他；夜復一夜我對星星訴說他的故事，如今我親眼得見。他的髮色深如盛開的風信子，他的嘴唇殷紅如他渴望的玫瑰；但激動的情感讓他的臉龐宛若蒼白的象牙，憂愁印上了他的眉梢。」

「王子明晚要辦舞會，」年輕的學生喃喃說，「我的心上人也會參加。要是我能送她一朵紅玫瑰，她會與我共舞到天亮。要是我能送她一朵紅



玫瑰，我就能擁她入懷，而她會把頭輕輕靠上我的肩膀，她的手會被我牢牢緊握。但我的花園裡連朵紅玫瑰都沒有，所以我只能寂寞地坐著，她會從我面前走過。完全不會注意到我，而我的心就這麼碎了。」

「千真萬確，這裡有位真心的情人，」夜鶯說，「我所歌頌的，是他的苦難；我所喜悅的，是他的悲痛。愛情無疑是美妙的事物，比綠寶石更珍貴，比上好的貓眼石更貴重；珍珠與石榴買不到，也沒被陳列在市場架上。無法從商賈手中購得，也無法秤斤論兩換成金子。」

「樂手們會坐在二樓包廂，」年輕學生說，「演奏他們的弦樂器，我的愛人會隨著豎琴與小提琴



的樂音起舞；她的舞步如此輕盈甚至足不沾地，身著華美衣裳的朝臣會爭先恐後圍住她；但她不會與我共舞，因為我沒有紅玫瑰送她。」於是他撲倒在草皮上，雙手掩面，哭泣。

「他為什麼在哭呢？」一條小綠蜥蜴豎起尾巴跑過學生面前，這樣問道。

「的確，哭什麼呢？」正飛舞著追逐日光的蝴蝶疑惑。

「的確，哭什麼呢？」一朵小雛菊悄聲問左鄰右舍，以輕柔又和緩的嗓音。

「他正為了一朵紅玫瑰而哭呢。」夜鶯答。

「為了一朵紅玫瑰？」他們嚷嚷，「太可笑了吧！」那隻小蜥蜴素來有些憤世嫉俗，大聲笑了



出來。

然而夜鶯明瞭學生憂傷的祕密，她默默坐在櫟樹枝上，思索著愛情的不可思議。

突然她展開棕色的翅膀，騰空飛去。她像道影子似的穿梭過果林，又像道影子似的飛越了花園。

在草地的中央佇立一樹美麗的玫瑰，夜鶯一見便飛向前去，棲在一根小枝上。

「給我一朵紅玫瑰，」她大喊，「我唱最甜美的歌給你聽。」

但玫瑰搖了搖頭。「我的花是白色的，」他回答，「白如海浪的泡沫，比山頂的積雪更潔白。你去找我那長在舊日晷儀旁的兄弟吧，或許他會給





你想要的東西。」

於是夜鶯飛到那株長在舊日晷儀旁的玫瑰那。

「給我一朵紅玫瑰，」她大喊，「我唱最甜美的歌給你聽。」

但玫瑰搖了搖頭。「我的花是黃色的，」他回答，「黃如坐在琥珀寶座上美人魚的秀髮，比刈





草人帶著鐮刀到來前、在草地上盛放的水仙更鮮黃。你去找我那長在學生窗下的兄弟吧，或許他會給你想要的東西。」

於是夜鶯飛到長在學生窗下的那株玫瑰那。

「給我一朵紅玫瑰，」她大喊，「我唱最甜美的歌給你聽。」

但玫瑰搖了搖頭。



「我的花是紅色的，」它回答，「紅如白鴿的雙腳，比海底洞窟中隨浪擺動的一扇扇巨大珊瑚更殷紅。不過冬天已經凍僵了我的血管，冰霜也凍枯了我的花苞，且風雨打壞了我的枝桠，我今年都不會再開花了。」

「我只要一朵紅玫瑰，」夜鶯叫道，「只要一朵就好！難道沒有任何辦法能讓我得到一朵紅玫瑰嗎？」

「是有個辦法，」玫瑰答，「但那實在太可怕了我不敢告訴你。」

「告訴我吧，」夜鶯說，「我不怕。」

「要是你想要一朵紅玫瑰，」玫瑰說，「你得在月光下用音樂造就它，用你心頭的血來染紅



它。你得用胸口抵著尖刺對我歌唱，你得對我唱上一整夜，尖刺得刺穿你的心臟，而你的生命之血會流入我的血管成為我的。」

「用死亡換一朵紅玫瑰代價太高了，」夜鶯大喊，「生命對每個人都很寶貴。坐在翠綠的樹上，看著太陽駕著金色馬車升起，月亮駕著珍珠馬車升起，是多麼愉悅的事。山楂的香氣如此芬芳，隱居於山谷中的藍風鈴草，與盛開在山坡上的石楠花也一樣芬芳。然而愛情勝過生命，一隻鳥兒



的心又如何比得上人類的心呢？」

於是她展開棕色的翅膀，騰空飛去。她像道影子似的橫掠過花園，又像道影子似的飛渡了果林。

年輕的學生仍躺臥草地上，就在她離開時的地方，他美麗眼眸中的淚水尚未乾涸。

「快樂點，」夜鶯說，「快樂點；你會得到你的紅玫瑰。我會在月光下以音樂造就它，以我的心血染紅它。我只要求你用一件事報答我，就是當個真心的情人，因為儘管哲學很聰慧，愛情比它更聰慧；儘管權力很強大，愛情比它更強大。愛情的翅膀色如火焰，如焰之色的是愛情的身



體。它的嘴唇甜美如蜜，它的呼吸猶如乳香²。」

學生從草地上仰起頭，聽著，但他聽不懂夜鶯在對他說什麼，因為他只知道寫在書本上的事情。

可冬青櫟懂得，他感到悲傷，因為他很喜愛這隻在他枝葉間築巢的小夜鶯。

「為我唱最後一首歌吧，」他輕聲說，「你走了我會很寂寞。」

於是夜鶯為冬青櫟唱歌，她的歌聲彷彿自銀罐裡琤琮流出的清水。

她唱完歌後，學生起身，從口袋拿出筆記本

2 乳香 (frankincense) 是乳香木提煉的樹脂，是一種貴重的香料，可製作薰香或精油，古代常使用於宗教儀式。



和鉛筆。

「她唱得有模有樣，」他自言自語，邊穿過果林走遠。「這無法否認；但她有感情嗎？恐怕沒有。事實上，她就像多數藝術家一樣；只有表面的風格沒有分毫真誠。她不會為他人犧牲自己。她只關心音樂，大家都知道藝術是自私的。不過，必須承認她的聲音裡有些音調很美妙。可惜那些不代表什麼，也沒半點實際的益處！」他走進房裡，躺在簡陋的小床上，開始想起他的愛人；過了一會兒，他便睡著了。

當月亮在天際閃耀，夜鶯飛到玫瑰樹前，將她的胸口抵著尖刺。一整夜她唱著，以胸口抵著尖刺，清澈如水晶的冷月也俯身聆聽。一整夜她





唱著，尖刺戳入胸口，越刺越深，越刺越深，她的鮮血一點一滴消逝。

起初她唱得是男孩和女孩心中萌芽的愛情。玫瑰樹最頂端的小枝上綻放一朵絕美無比的玫瑰，一瓣接著一瓣盛開，一首接著一首吟唱。一開始，它如此蒼白，彷彿河面籠罩的薄霧；蒼白似晨光的雙腳，銀白似黎明的翅膀。白如銀鏡中映出的花影，白如池水裡映出的花影，玫瑰樹最頂端的小枝上綻放的那朵玫瑰如此蒼白。

可櫟樹叫夜鶯把刺抵得更緊一點。「靠緊點，小夜鶯，」櫟樹大喊，「否則玫瑰還沒完成天就亮了。」

於是夜鶯將刺抵得更緊，歌聲越來越嘹亮，



因為她唱得是男人與女人靈魂深處激烈的愛。

一層嬌嫩的紅暈爬上玫瑰的花瓣，就像新郎親吻新娘時臉上泛起的紅暈一樣。但尖刺還沒戳入夜鶯的心臟，所以玫瑰花心仍是白的，唯有夜鶯的生命之血才能染紅玫瑰的花心。

櫟樹叫夜鶯把刺抵得更緊一些。「靠緊點，小夜鶯，」櫟樹大喊，「否則玫瑰還沒完成天就亮了。」

於是夜鶯將刺抵得更緊，尖刺碰到了她的心，一陣尖銳的劇痛貫穿全身。痛楚，越來越劇烈，而歌聲，越來越狂野；因為她唱得是以死完美成就的愛情，在墳墓裡永遠不朽的愛情。

絕美無比的玫瑰變得緋紅，彷彿東方天空的



朝霞。花瓣的外圈是深紅，花心絳紅如寶石。

但夜鶯的歌聲逐漸衰弱，她的小翅膀撲動，一層薄翳蒙上她的雙眼。她的歌聲越來越衰弱，她感到咽喉被什麼東西噎住。

然後她迸出最後一串音符。冷月聽見了，竟忘記黎明，只顧在空中徘徊。紅玫瑰聽見了，全身狂喜地顫抖，在清晨冷冽的空氣裡打開花瓣怒放。回聲將樂音帶回山中紫色的洞穴，將酣睡的牧童從夢中喚醒。樂音隨著河畔的蘆葦流動，蘆葦又將消息帶往大海。

「看吶！看吶！」櫟樹大喊，「玫瑰完成了！」但夜鶯毫無反應，她早已躺在長草間死去，胸口還扎著那根尖刺。





到了中午學生打開窗戶向外望。

「我怎麼會有這等好運！」他嚷道，「這裡有朵紅玫瑰！我這輩子還沒見過這樣的玫瑰。美到我相信它一定有個很長的拉丁文學名。」他彎身向前摘下它。

然後他戴上帽子，手拿玫瑰跑到教授家去。



教授的女兒坐在門口，在紡車上纏繞藍色的絲線，她的小狗躺在腳邊。

「你說過要是我送你一朵紅玫瑰，你就會跟我跳舞，」學生大聲說，「世上最豔紅的玫瑰在此。今晚你就將它別在胸前，我們共舞時，它會告訴你我有多愛你。」

但女孩皺起眉。

「我怕它不搭我的禮服。」她答，「再說，大臣的姪子送了我一些上等珠寶，大家都知道珠寶比鮮花值錢多了。」

「好吧，說實在話，你真是不知好歹。」學生氣憤地說；然後他將玫瑰丟到街道上，花掉入溝中，車輪輾過。



「不知好歹？」女孩說，「我告訴你，你才沒禮貌；說到底，你算哪根蔥？一個學生罷了。唔，我可不相信你的鞋跟大臣姪子的鞋一樣上面釘著銀扣子。」她站起來走進屋裡。

「愛情這東西多麼愚蠢！」學生邊走邊說，「它的用處比不上邏輯的一半，因為它什麼都證明不了，它總是告訴人一些永遠不可能成真的事，讓人相信虛假的事物。老實說，它完全不切實際，而在這個年代，實際才是一切，我還是回到哲學的世界讀我的形上學吧。」

於是他回到房間，拿出一本滿是灰塵的大書，讀了起來。



自私的巨人



每天下午，孩子們放學後，總喜歡跑來巨人的花園裡玩耍。

這是座又大又美的花園，長滿柔嫩的青草。草地上處處挺立著星子般美麗的花朵，還有十二棵桃樹，他們在春天綻放粉紅潤白的嬌嫩花朵，在秋天結出碩大的果實。鳥兒棲息樹梢，唱出甜蜜的歌聲，甜美地讓孩子們總是暫停遊戲駐足聆聽。「我們在這兒好開心呀！」孩子們彼此歡呼。

有一天巨人回來了。他之前去康威爾找他的朋友食人怪串門子，他在那裡待了七年。過了七年他已經說完所有想講的話（因為聊天的能力有限），便決定回到他的城堡。一回到城堡就看見孩子們在花園裡玩。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他粗暴地大吼，孩子們都跑開了。

「我的花園就是我的花園，」巨人說，「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除了我本人，我不允許任何人在裡面玩樂。」於是他在花園四周築了一道高牆，架起公告欄：

不得擅入
違者嚴懲

他是個非常自私的巨人。

可憐的孩子們如今沒有地方可以玩耍。他們只好勉強在街上玩，但街道滿是塵土而且到處都



是堅硬的石子，他們不喜歡這樣。他們放學後總是在高牆外晃來晃去，聊著牆內美麗的花園。「我們以前在那兒多開心呀！」孩子們彼此說著。

接著春天到來，鄉下到處開滿小花，小鳥四處鳴唱。只有自私的巨人那座花園裡還是冬天。

鳥兒們不肯在花園裡唱歌，因為那裡沒有孩子，樹木也忘了開花。一度有朵美麗的花從草間探出頭來，但它看見公告，深深替孩子們感到難過，馬上又縮回地底，繼續冬眠去了。

覺得高興的只有冰雪和嚴霜。「春天已經忘了這座花園，」他們大喊，「那我們就整年都住這吧！」冰雪用它白色的大斗篷覆蓋草地，嚴霜將樹木漆成銀色。然後他們邀請北風同住，北風來



了。他裹著毛皮大衣，成天在花園裡咆哮，將煙囪的管帽吹倒。「這真是個令人愉快的地方，」他說，「我們要邀請冰雹來玩一趟。」於是冰雹來了。每天他總要在城堡屋頂鬧上三小時直到弄壞大部分的屋瓦，然後他繞著花園一圈一圈狂奔能跑多快是多快。他一身灰衣，吐出的氣息像冰一樣。

「我真不懂為什麼春天來得這麼遲，」自私的巨人說，他坐在窗邊看著他冰冷、雪白的花園。「希望天氣不久就會變好。」

然而春天始終不來，夏天也沒有。秋天賜予每座花園金黃的果實，但巨人的花園什麼都沒有。「他太自私了」秋天說。於是冬天一直在那，北風也是，冰雹也是，嚴霜和冰雪在樹叢間跳舞。





某天早晨，巨人在床上醒來，當時他聽見悅耳的音樂。樂音如此動人，他以為一定是國王的樂隊從門前經過。其實那只是隻小紅雀在他窗外唱歌。不過，距離上次有鳥兒在他的花園高歌已經好久好久，所以他才覺得這是全世界最美妙的



音樂。這時冰雹停止在他頭上跳舞，北風也停下怒吼，一股誘人的香氣透過開啟的窗扉飄到他面前。「我相信春天終於來了！」巨人說；他跳下床向外望。

他看見了什麼？

他看見美妙無比的景象。孩子們從牆上的小洞爬進花園，正坐在樹枝上，每棵他見到的樹上都有個小孩。樹木們看見孩子回來好高興，讓自己全身開滿花朵，在孩子們頭上溫柔地揮舞臂膀。鳥兒們愉悅地飛來飛去啁啾細語，花兒們從綠草間探出頭笑著。這真是美好的景象，只有一處角落仍然是冬天。那是花園最遠的角落，那兒站著一個小男孩。他年紀太小了搆不到樹枝，他



在樹下轉來轉去，哭得很厲害。那棵可憐的樹仍然被霜雪覆蓋，北風在樹梢狂吹怒吼。「快爬上來呀！孩子！」樹說著，他盡力垂低枝條；但男孩實在太小了。

看見這幕巨人的心融化了。

「一直以來我多麼自私啊！」他說，「現在我明白為什麼春天不肯來了。我要把那可憐的小男孩抱上樹梢，接著我要拆毀高牆，我的花園永遠永遠都會是孩子的遊樂場。」他對自己之前的舉動真的十分懊悔。

他緩緩下樓，悄悄打開大門，走進外頭的花園。可是孩子們一見到他，嚇得魂飛魄散，全都逃走了，花園又變回冬天。只有那個小男孩沒有





跑開，因為他的雙眼盈滿淚水沒看見巨人走來。巨人偷偷走到他身後，輕輕將他擺在手心，放到樹枝上。樹木旋即再度綻放花朵，鳥兒們也在樹上歌唱，小男孩伸長雙臂環抱巨人的脖子，親了他一下。其他孩子們見到巨人不再那麼凶惡便跑了回來，春天也隨之回歸。「孩子們，現在這是你們的花園了。」巨人說，他拿了把大斧，砍毀高牆。當人們中午前往市集，他們發現巨人和孩子們在他們此生見過最美的花園裡一塊兒玩耍。

他們玩了一整天，天黑了，他們來跟巨人說再見。

「你們那個小同伴呢？」他說，「那個我放上樹的小男孩。」巨人最愛那個孩子，因為他親過他。



「我們不知道，」孩子們回答，「他已經走了。」

「你們一定要轉告他，叫他明天再來，」巨人叮囑，但孩子們說不曉得他住哪，以前也沒有見過他；巨人心裡好難受。

每天下午一放學，孩子們便跑來找巨人玩耍。但再也沒人見過那個巨人最愛的小男孩。巨人對所有孩子都很和氣，但他渴望再次見到他第一個結識的小朋友，而且經常提起他。「我多想見他一面啊！」他時常這麼說。

許多年過去，巨人變得年老又衰弱。他經不起陪孩子們玩鬧，於是便坐在大扶手椅裡，看著孩子們玩遊戲，同時欣賞他的花園。「我有好多美麗的花，」他說，「不過孩子們才是最美的花朵。」



某個冬日清晨，他在更衣時向窗外望。他如今不厭惡冬天了，因為他知道春天只是睡著了，花兒們只是在歇息。

他突然驚訝地揉了揉眼睛看了又看。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景象。在花園最遠的角落有棵樹開滿了可愛的白花，它的枝椏是金色的，枝條間懸著銀色的果實，樹下站著那個他深愛的小男孩。

滿心歡喜，巨人跑下樓，進到外頭的花園。他趕緊穿過草地，來到小孩面前。當他挨近一看，他的臉因為憤怒而脹紅，他問，「誰膽敢傷了你？」因為那孩子的一雙手掌上有兩個釘痕，兩個釘痕也出現在那雙小腳上。

「誰膽敢傷了你？」他大喊，「告訴我，好讓



我帶大刀去劈死他。」

「別！」那孩子回答，「這些可是愛的傷痕。」

「你是誰？」巨人問，他突然升起一股奇異的敬畏，便在小孩面前跪下。

小孩對巨人微笑，對他說，「你曾讓我在你的花園裡玩過一次，今天你就隨我到我的花園去吧，那裡就是天堂啊。」

那天下午孩子們跑進花園的時候，他們發現巨人躺在樹下過世了，全身蓋滿潔白的花瓣。





忠誠的朋友

某天早晨一隻老河鼠從洞裡探出頭來。他有圓滾滾的亮眼珠，直挺挺的灰鬍鬚，尾巴像條長長的黑印度橡膠。小鴨們在池塘游來游去，看起來真像一群黃色的金絲雀；他們的媽媽全身雪白，有雙紅腳掌，正在教他們如何在水中倒立。

「你們要是學不會倒立，就永遠進不了上流社會。」她不斷對小鴨們說，並且不時示範給他們看。不過小鴨子們心不在焉，他們年紀太小根本不懂進入社會有什麼好處。

「多不聽話的孩子！」河鼠大喊，「他們真該淹死。」

「別這樣，」鴨媽媽說，「萬事起頭難，做父母就得有耐心。」



「嘖！我才不懂當父母的感覺，」老河鼠說。
「我不是個愛家庭的人。事實上，我從沒結過婚，也從沒這打算。愛情本身是不錯，但友情價更高。說真的，我知道這世上沒有比忠誠的友誼更高貴更難得的東西。」

「那，請問，你覺得當個忠誠的朋友有什麼義務呢？」一隻綠金翅雀發問，他坐在附近一根柳枝上，偷聽了之前的對話。

「對啊，我也想知道，」鴨媽媽說；她游到池塘另一頭，然後示範倒立給小孩看。

「真蠢的問題！」河鼠大聲說，「那還用說，我當然希望我忠誠的朋友對我忠誠。」

「那你要怎麼報答他呢？」小鳥兒說，他拍動



他的小翅膀，跳上一根銀色的枝樑。

「我不懂你的意思。」河鼠回答。

「我跟你說個這方面的故事吧。」金翅雀說。

「這故事跟我有關嗎？」河鼠問，「有的話，那我就聽，因為我特別喜歡小說。」

「是可以用在你身上。」金翅雀答，他飛下來，落在池邊，說起「忠誠的朋友」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金翅雀說，「有個老實的小夥子名叫漢斯。」

「他很了不起嗎？」河鼠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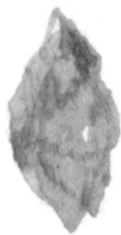
「不，」金翅雀答，「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多了不起，不過他有副好心腸，還有張渾圓逗趣好脾氣的臉。他獨自住在一間小屋，每天在花園裡工



作。方圓十里就屬他的花園最漂亮。西洋石竹、麝香石竹、薺菜還有法國淑女³在那生長；還種了淡紅玫瑰、黃玫瑰、紫番紅花，以及金色，紫色和白色的堇花。夢幻草⁴和碎米薺⁵，墨角蘭⁶和野羅勒，報春花⁷和百合花，黃水仙和康乃馨，按照月份依次綻開盛放，一種凋謝了另一種又盛開，

-
- 3 法國淑女 (fair-maids of France)，毛茛科毛茛屬，是歐洲一種多年生複瓣小白花。
 - 4 夢幻草 (columbine)，毛茛科繡斗菜屬之多年生宿根性草花，花型優美，法國人稱之為「聖母的手套」。
 - 5 草甸碎米薺 (lady smock)，十字花科碎米薺屬，分布於歐洲、美洲、亞洲。
 - 6 墨角蘭 (marjoram)，唇形科牛至屬，是一種對寒冷敏感的多年生香草，帶有甜松和柑橘的香味，常用於調味。
 - 7 報春花 (primrose) 亦稱櫻草花。此處原文為 cowslip，是報春花科報春花屬下的一個品種，俗稱「黃花九輪草」或「德國報春花」，為了盡量保留三字結構僅以報春花譯之。





因此園裡總見得到美麗的事物，聞得到愉悅的香氣。」

小漢斯有很多朋友，但最忠誠的就屬磨坊主人大修了。的確，這個富有的磨坊主人對小漢斯是那麼忠誠，所以他每回路過漢斯的花園一定會靠著籬笆摘一大束花，或拔一大把香草，或在口



袋裝滿梅子和櫻桃，如果季節正好的話。

磨坊主人總說：「真正的朋友應該共享一切。」

小漢斯在一旁點頭微笑，自豪擁有一個思想如此崇高的朋友。

的確，有時鄰居們也覺得奇怪，儘管富有的磨坊主人在磨坊裡存了一百袋麵粉，又有六頭乳牛和一大群毛茸茸的綿羊，他卻從沒給過小漢斯任何東西做為報答；不過小漢斯從不煩惱這些事情，磨坊主人經常對他說起真正友誼的無私精神，沒有比聽好友說這些奇妙事情更讓他開心的了。

於是小漢斯在花園裡努力幹活。春、夏、秋期間他都很快樂，可是冬天一來，他沒有果子或



花卉拿去市集販賣，使得狠狠捱餓受凍，經常連晚飯也沒得吃，只能吃點梨乾或堅果便上床睡了。同時，冬天裡他特別寂寞，因為此時磨坊主人絕不會來找他。

磨坊主人總是對妻子說：「只要雪還下著，我去看小漢斯也沒什麼好處，因為人遭遇困難的時候，應該讓他們獨處，不要有客人打擾他。至少這是我對友誼的看法，我相信我是對的。所以我要等到春天來臨，到時再去拜訪他，他還能給我一大籃報春花，這會讓他非常高興。」

「你真的很替別人著想，」他的妻子回答，她此刻坐在舒適的搖椅上，旁邊是一爐旺盛的柴火，「真的很體貼。聽你談友誼真是種享受。我相



信牧師本人也講不出這般美麗的話，哪怕他住在一棟三層樓的房子裡，小指上還戴了枚金戒指。」

「可是，難道不能請小漢斯來我們家嗎？」磨坊主人的小兒子問，「如果可憐的漢斯遇到困難，我願意把粥分他一半，還會給他看我的小白兔。」

「你真是個蠢小孩！」磨坊主人大嚷，「我真不知道送你去讀書有什麼用。你好像什麼都沒學到。你想，要是小漢斯來這裡，看見我們溫暖的爐火、豐盛的晚餐，和一大桶上等的紅酒，他說



不定會心生嫉妒，嫉妒是最可怕的东西，會毀了一個人的本性。我當然不允許漢斯善良的本性被破壞。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會一直照顧他，留心他不受任何誘惑拐騙。再說，要是漢斯來這，他可能會要我賒點麵粉給他，這我可辦不到。麵粉是麵粉，友情是友情，不能混為一談。你看，這兩個詞寫法不同，意思也完全不一樣。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說得好！」磨坊主人的妻子說，替自己斟了一大杯溫麥酒，「我聽得好睇，跟在教堂裡聽布道一樣。」

「做得好的人很多，」磨坊主人回答，「說得好的人卻很少，可見這兩者之間說話困難多了，



也高等多了。」他用嚴厲的目光望向餐桌那端的小兒子，那孩子感到很羞愧，頭低垂，臉發燙，眼淚一滴滴掉進茶裡。不過，他年紀那麼輕，你們得原諒他。

「故事結束了嗎？」河鼠問。

「當然還沒，」金翅雀回答，「才剛開始呢。」

「那你真是太落伍了，」河鼠說，「如今說故事的高手都是從結局說起，然後講回開頭，最後才提中間。這是一種新手法。我前幾天從某個評論家那聽來的，當時他和一個年輕人正沿著池塘散步。他對這個主題發表了長篇大論，我相信他講的一定沒錯，因為他戴了副藍眼鏡，頭全禿了，



每當年輕人想發言，他總是回他『呸！』不過，請你繼續講下去吧。那個磨坊主人我真是喜歡極了。我自己也擁有各種美好的情感，我們倆很有共鳴。」

「好吧，」金翅雀說，一下用這隻腳跳，一下換另一隻腳跳。

冬天一結束，報春花開始綻放，淡黃色的花心像一顆顆星星，磨坊主人對妻子說他想下山探望小漢斯。

「啊，你心腸真好！」他妻子大喊，「你總是想到他人，別忘了帶那只大籃子去裝花回來。」

於是磨坊主人將風車的葉片用粗鐵鍊綁住，

手提著籃子下山去了。

「早安，小漢斯。」磨坊主人說。

「早安！」漢斯說，倚著他的鐵鍬，咧嘴笑著。

「這個冬天你過得如何啊？」磨坊主人問。

漢斯大聲說：「唉，這個嘛，承蒙你好心時候，你真好心。之前的確過得頗困難，但現在春天來啦，我很快樂，我的花兒都開得很好。」

「這個冬天我們經常提起你，漢斯，」磨坊主人說，「一直在想你過得好不好。」

「你們人真好，」漢斯說，「我還有點擔心你已經忘了我。」

「漢斯，你說這話真讓我驚訝，」磨坊主人說，
「友誼是不會忘記的，這就是友誼了不起的地方，





但我想你恐怕不懂生活的詩意。啊，對了，你的報春花真美！」

「它們的確很好看，」漢斯說，「而且今年長了好多，這是最幸運的事。我要把花拿去市集賣給市長的女兒，贖回我的獨輪推車。」

「贖回你的小推車？你該不會已經把它賣了吧！多愚蠢的舉動！」

「唉，老實說，」漢斯說，「我當時走投無路。你知道冬天對我是很艱難的時期，我沒半毛錢可以買麵包。所以我先賣掉禮拜天上教堂穿的大衣的銀鈕扣，隨後賣掉銀鍊子，後來又賣掉大菸斗，最後不得不賣掉小推車。不過現在我要把它們全贖回來。」



「漢斯，」磨坊主人說，「我要把我的獨輪推車給你。推車不算十分完好；的確，有一邊沒了，而且車輪的輻條也有點毛病；不管怎樣，我還是願意送你。我知道我很慷慨，一大票人會認為我送掉它愚蠢至極，但我可不像那些人。我認為慷慨是友誼的本質，再說，我早就買了輛新推車。好，你就放寬心吧。我會把我的小推車給你。」

「噢，你真的、真的好慷慨，」小漢斯說，他逗趣的圓臉上滿溢喜色，「我可以輕輕鬆鬆修好它，因為我家裡有塊木板。」

「一塊木板！」磨坊主人說，「啊，我家穀倉屋頂正需要這個。屋頂破了個大洞，如果不堵住穀子都會受潮。幸好你提起它！做好事總會得到



好報，真是不可思議。我已經把小推車給了你，現在換你把木板給我了。當然，推車比木板值錢得多，但真正的友情絕不會在意這種東西。請馬上把木板拿來，我今天就著手修理我的穀倉。」

「當然，」小漢斯大聲說，跑進小屋把木板拖出來。

「這塊木板不是很大，」磨坊主人看著板子說，「我擔心補完屋頂後就沒剩多少能讓你補推車了；不過，這當然不是我的錯。現在，既然我已經把推車送你，相信你願意回報我一些花。籃子在這，



注意要裝得滿滿的。」

「滿滿的？」小漢斯說，略顯憂愁，因為那籃子實在很大，他知道要是把籃子裝滿他就沒有花能拿去市集賣了，可是他真的很想贖回銀鈕扣。

「當然囉，」磨坊主人答，「既然我已經給你推車了，和你要些花不為過吧？可能我的想法錯了，但我總認為友誼，真正的友誼，是不帶一點私心的。」

「我親愛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小漢斯大聲說，「我園裡所有的花都歡迎你拿走。我寧願早日得到你的看重，至於贖回我的銀鈕扣，隨時都可以。」說完他跑去摘下所有美麗的報春花，裝滿磨坊主人的籃子。



「再見，小漢斯。」磨坊主人肩上扛著木板，手裡提著籃子上山去了。

「再見。」小漢斯說，他又開始滿心歡喜地挖起土來，他真的好高興能得到小推車。

隔天他正將金銀花釘在陽台上時，聽見磨坊主人在馬路上呼喚他。於是他跳下梯子，跑過花園，望向牆外。

磨坊主人站在那，背上扛著一大袋麵粉。

「親愛的小漢斯，」磨坊主人說，「你願意幫我扛這袋麵粉去市集嗎？」

「喔，真抱歉，」小漢斯說，「但我今天實在很忙。全部的藤蔓都得釘好，所有的花都要澆水，所有的草都得剪平。」



「這樣啊，」磨坊主人說，「我覺得既然我都要送你小推車了，你要是拒絕我就太不夠朋友了。」

「別這麼說，」小漢斯大喊，「無論如何我都不會不講人情。」他便跑進屋裡拿上帽子，肩上扛著那一大袋麵粉，蹣跚地往市集走去。

那是個大熱天，路上塵土飛揚，漢斯還沒走到六英哩處就累得不行了，只好停下歇息。不過，他勇敢地繼續走下去，最後終於抵達市集。在那待了一會兒後，他將那袋麵粉賣了個好價錢，馬上啟程回家，因為他擔心要是耽擱得太晚，途中會遇見強盜。

「今天真是吃力哪，」臨睡前小漢斯對自己說，



「不過我很高興我沒拒絕磨坊主人，因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再說，他會把小推車送給我。」

隔天一大早，磨坊主人便下山來收麵粉的錢，但小漢斯累得還在呼呼大睡。

「說真的，」磨坊主人說，「你實在太懶了。真的，既然我都要送你我的小推車了，我覺得你應該再勤快一些。懶散是一項大罪，我當然不喜歡我的朋友無所事事或偷懶怠惰。你別怪我話說得太直。若非我是你朋友，我自然也不會這麼做。不過要是做人無法實話實說，交朋友還有什麼意思？隨便什麼人都能灌迷湯，討好人，巴結人，可是真正的朋友總是說些不中聽的話，不在乎給人苦頭吃。的確，一個真正真心的朋友寧可這麼



做，因為他知道他在做好事。」

「真是抱歉，」小漢斯說，揉著眼脫下睡帽，
「但我實在太累了，還想在床上多躺一會兒，聽聽
小鳥唱歌。你知道我聽過小鳥兒唱歌後做事總會
特別起勁嗎？」

「好，很高興你這麼說，」磨坊主人說，拍拍
小漢斯的背，「因為我要你馬上穿好衣服到我的穀
倉幫我補屋頂。」

可憐的小漢斯一心想到他的花園裡幹活，因
為他已經兩天沒澆水了，可是磨坊主人是他極好



的朋友，他不願意拒絕他。

「如果我說我很忙，你會認為我不夠朋友嗎？」他用一種半羞怯半擔憂的語調問道。

「會啊，」磨坊主人答，「我覺得這個要求並不過份，我都要送你我的小推車了；不過，當然，要是你不答應我就自己動手修。」

小漢斯連忙大叫，「喔！絕對不可以！」他跳下床，穿好衣服，出發前往穀倉。

他在那工作了一整天，直到日暮時分，磨坊主人來查看進度如何。

「小漢斯，你補好屋頂的洞了嗎？」磨坊主人興高采烈地喊。

「全補好了。」小漢斯答，一邊爬下梯子。



「啊！沒有比為別人付出更歡喜的事了！」磨坊主人說。

小漢斯邊坐著邊抹去額頭的汗水，回應道，「聽你說話真是莫大的榮幸，莫大的榮幸。恐怕我永遠不會有像你這般美妙的思想。」

「喔！你會有的，」磨坊主人說，「但你必須再努力一點。現在你只做到友誼的實踐，有朝一日你也會擁有理論的。」

「你真的覺得我會嗎？」小漢斯問。

「我一點都不懷疑。」磨坊主人回，「但現在你既然已經補好屋頂，最好趕快回家歇息，因為明兒個我要你幫我把綿羊趕上山去。」

可憐的小漢斯什麼都不敢說。隔天一大早磨



坊主人趕著羊群來到小屋旁，漢斯便趕羊上山去了。來回一趟花了他整天的功夫；他一回家便累癱在椅子上倒頭大睡，直到天色大亮他才醒來。

他說，「今天能待在花園裡一定很開心！」便馬上開始幹活。

但他永遠無法好好照顧他的花，因為他的朋友磨坊主人老是跑來麻煩他，派他去很遠的地方跑腿，或是叫他去磨坊幫忙。小漢斯有時非常苦惱，深恐花兒以為他早已忘了它，但他想著磨坊主人是他最好的朋友，用這種想法安慰自己。他總是說，「況且，他還要送我他的小推車呢，這可是十足慷慨的行為。」

小漢斯就這樣不停幫磨坊主人做事，磨坊主



人不斷對他講述關於友誼的美好，漢斯將那些話抄在本子上，晚上經常拿出來讀，因為他是個很好學的人。

事情發生在某天晚上，小漢斯正坐在火爐旁，此時傳來響亮的敲門聲。那是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狂風在屋子四周怒吼呼嘯，起初他還以為只是暴風。但又傳來第二陣敲門聲，隨後是第三次，比之前更加響亮。

「一定是某個可憐的旅人。」小漢斯對自己說，便起身開門。

門前站著磨坊主人，一隻手提著燈籠，另一隻手拄著拐杖。

「親愛的小漢斯，」磨坊主人大嚷，「大事不



妙了。我的小兒子摔下梯子受傷了，我現在要去請醫生。不過醫生住得好遠，今晚天氣又這麼差，我剛剛才想到，要是你能替我跑一趟，那就好多。你知道我要送你我的小推車，所以你替我辦點事做為報答很公平。」

「當然啦，」小漢斯大聲說，「你跑來找我是看得起我，我馬上動身。可是你得借我你的燈籠，因為晚上太暗了我怕會跌落山溝。」

「真對不起，」磨坊主人回答，「這是我的新燈籠，要是哪裡碰壞了對我可是個大損失。」

「好，不要緊，我不提也行。」小漢斯大聲說，他取下毛皮大衣，戴上暖和的紅呢帽，在脖子繫了圈圍巾，便出發了。



多可怕的暴風雨啊！夜色漆黑，小漢斯伸手不見五指，狂風大作，他幾乎站都站不穩。可是他相當勇敢，走了大約三小時後，他抵達醫生的家，伸手敲門。

「是誰啊？」醫生從臥房窗口探出頭來，大聲問道。

「醫生，我是小漢斯。」

「小漢斯，你來做什麼？」

「磨坊主人的兒子摔下梯子受傷了，他要你趕快去看看。」

「好！」醫生說，他便叫人備馬，取來靴子，提上燈籠，走下樓，騎著馬往磨坊主人家前進，小漢斯吃力地跟在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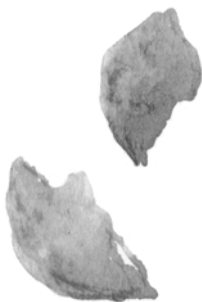
可是暴風雨越來越猛烈，雨勢像急流一樣，小漢斯看不清楚來路，也跟不上前方的馬。最後他迷路了，在一處沼澤附近徘徊，那是個很危險的地方，遍布很深的坑洞，就在那兒可憐的小漢斯淹死了。隔天幾個牧羊人發現他的屍首，正浮在一池大水塘上，他們將他的屍體抬回小屋。

大家都參加了小漢斯的葬禮，因為他人緣很好，喪主由磨坊主人擔任。

「既然我是他最好的朋友，」磨坊主人說，「理應由我站在最好的位置。」於是他走在送葬隊伍最前端，身著黑色長斗篷，並三不五時用條大手帕抹眼淚。

葬禮結束後，人們舒服地坐在小旅舍裡，喝





著香料酒，吃著甜蛋糕，鐵匠開口說，「小漢斯的死對大夥的確都是一大損失。」

「無論如何對我都是大損失，」磨坊主人回應，
「唉，我都快把我的小推車給他了，現在我真不知道拿它怎麼辦。放在我家裡很佔空間，而且車子又那麼破爛，就算拿去賣也值不了幾毛錢。我今



後一定要小心別再送人東西了。慷慨總是讓人吃虧。」

「所以呢？」過了好一會兒河鼠說。

「所以故事講完啦。」金翅雀說。

「那磨坊主人的結局呢？」河鼠問道。

「噢！說真的我不曉得，」金翅雀回覆，「而且我想我不關心。」

「顯然你的天性裡一點同情心都沒有。」河鼠說。

「恐怕你不太明白這個故事裡的道德教訓。」金翅雀下評語。

「什麼東西？」河鼠尖聲嚷嚷。



「道德教訓。」

「你是說這個故事裡有道德教訓？」

「當然。」金翅雀說。

「好吧，」河鼠氣呼呼地說，「我覺得你開始講之前，就應該先告訴我。要是你事先講了，我肯定不會聽你講故事；老實說，我根本就該像那個評論家一樣說聲『呸！』不過，我現在補也可以。」於是他用最大的音量喊了聲「呸」，掃了下尾巴，回到洞穴裡。

「你喜不喜歡那隻河鼠？」過了幾分鐘鴨媽媽拍著水浮出水面，她問金翅雀道。「他有很多優點，不過就我而言，我是個當母親的，看見打死不結婚的光棍，我總是眼眶泛淚。」



「我倒比較擔心我得罪了他，」金翅雀答，「因為我對他講了個有道德教訓的故事。」

「哎喲！這一直是件危險的事。」鴨媽媽說。

我完全認同她的話。



了不起的火箭

國王的兒子要結婚了，舉國歡慶。王子等他的新娘等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她抵達了。她是一位俄國公主，坐著六匹馴鹿拉的雪橇一路遠從芬蘭而來。雪橇的造型猶如一隻金色大天鵝，小公主本人就坐在天鵝的羽翼間。她那長長的貂皮斗篷垂到腳際，她的頭上戴了頂小巧的銀帽，她的膚色蒼白得如同她一直居住的雪宮。她是如此蒼白，當她的雪橇行經街上的時候，所有百姓都大感驚嘆。「她就像一朵白玫瑰！」他們嚷嚷，從陽台上朝公主拋下鮮花。

在城堡大門王子正等著迎接。王子有雙如夢似幻紫羅蘭色的眼眸，和一頭純金般的秀髮。他見公主到來，便單膝下跪，吻她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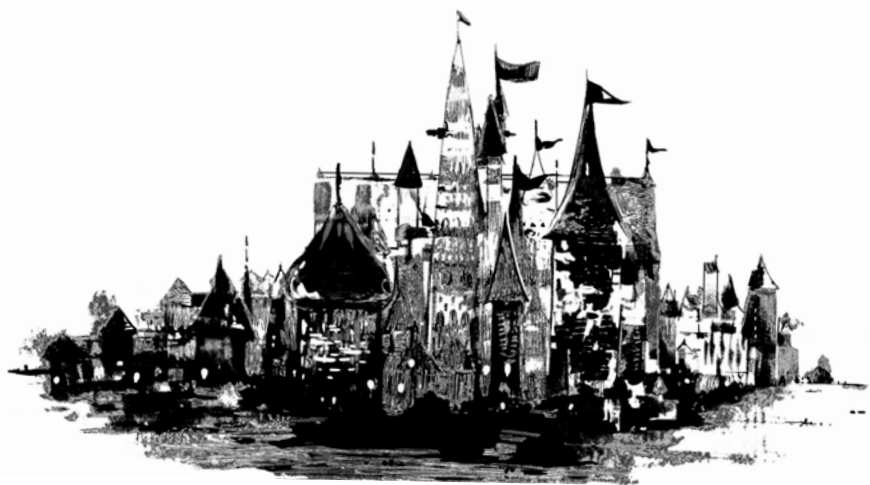
「你的畫像很美，」他喃喃低語，「但你本人比畫像更美麗。」小公主羞紅了臉。

「她先前像朵白玫瑰，可現在是朵紅玫瑰了。」一名年輕的侍從向旁邊的同伴說道，全宮廷的人都很喜悅。

往後三天人人傳頌：「白玫瑰，紅玫瑰；紅玫瑰，白玫瑰」，國王便下令將那名侍從的月俸增加一倍。其實他根本沒有月俸，加薪對他來說沒什麼用，不過這被視為莫大的榮耀，並且按慣例在宮廷公報上刊出。

三天過後婚禮舉行。這是一場富麗堂皇的典禮，新郎與新娘在繡著小珍珠的紫天鵝絨華蓋下攜手進場。隨後舉辦了國宴，長達五個鐘頭。王





子和公主坐在大殿首位，用清透的水晶杯喝酒。據傳唯有真心的戀人才能用這個杯子喝酒，要是虛情假意的嘴唇碰到杯子，杯子便馬上變得灰暗無光又混濁。

「顯然他們倆深愛對方，」那名小侍從說，「就像水晶一樣清透！」國王再度下令幫他加薪。

「多大的光榮啊！」朝臣們大聲說。

宴會過後是舞會。新人要一起跳玫瑰之舞，國王答應要吹笛子。他笛子吹得很糟，但沒人敢當面告訴他，因為他是國王。事實上他只會兩個調子，而且從來搞不清楚他吹得是哪個；不過這也沒關係，無論他吹什麼，人人一樣高喊：「真棒！真棒！」



最後一個節目是盛大的煙火秀，當天午夜準點燃放。小公主這輩子從未見過煙火，所以國王下令在她婚禮當天皇家煙火師必須出席。

「煙火像什麼樣子？」某天早晨，小公主在露臺散步時這樣問王子。

「它們就像北極光，」國王答，他素來喜歡替別人回覆問題，「只是自然得多。比起星星我個人更喜歡煙火，因為你總是知道它們何時會出現，它們就像我吹得笛子那樣討人喜歡。你一定得看看。」在御花園的盡頭已經搭起一座高台，等皇家煙火師一切準備妥當後，煙火們便聊起天來。

「這個世界確實很美，」一支小爆竹喊，「看看那些黃色的鬱金香。啊！就算它們是真正的煙



火，也不會比此刻更好看。我真高興我四處旅行過。旅遊能增廣見聞，除去所有個人的偏見。」

「御花園不是全世界，你這傻爆竹，」一支大型羅馬煙火⁸說，「世界是個廣大無比的地方，要花上三天你才能徹底看遍。」

「任何你愛的地方，對你來說就是全世界，」一枚多愁善感的轉輪煙火⁹激動大喊，她年輕時愛過一只舊松木箱子，常以這段心碎的戀情自豪，「不過愛情已經退流行了，詩人們殺了它。他們寫

8 羅馬煙火（Roman Candle）是花筒型煙火的一種，狀似蠟燭，升到空中後會迸發各種顏色的火花。

9 轉輪煙火（Catherine wheel）是一種特效煙火，會在空中旋轉，火花四射，類似風火輪的效果。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聯想，此處以轉輪煙火譯之。



太多愛來愛去的東西，弄得沒人相信，我一點都不驚訝。真愛令人痛苦、而且無言。我記得我曾經——算了甬提了。羅曼史¹⁰是過去式了。」

「胡說！」羅馬煙火說，「羅曼史永遠不死。就像月亮，永遠活著。好比說，新郎和新娘就彼此深深相愛。我今天早上聽說了他們的事，一個棕紙做的花筒說的，他正巧和我擺在同個抽屜，他知道最新的宮內消息。」

但轉輪煙火搖了搖頭，喃喃道，「羅曼史已經死了，羅曼史已經死了，羅曼史已經死了。」有

10 羅曼史（romance）是音譯，原指取材自上古或中世紀傳說的小說，這些作品充滿中世紀騎士的神奇事蹟、俠義氣概和風流韻事，後成為一般傳奇小說、戀愛故事的代稱，或指稱某人的戀愛經過。

些人認為，假使你將同件事一而再再而三說上許多次，到頭來假的也會成真；她就是那種人。

突然，傳來一聲尖銳的乾咳，大家四顧張望。

聲音來自一個高大、模樣不可一世的火箭煙火，他被綁在一根長杆的頂端。他每次發表高見前都要先咳上幾聲，好吸引注意。

「呃哼！呃哼！」他說，大家專心聽著，只有那可憐的轉輪煙火，還在搖著她的頭喃喃說，「羅曼史已經死了。」

「肅靜！肅靜！」一個鞭炮大喊。他是個政客型的人物，在地方選舉總是身居要角，所以他曉得如何使用恰當的國會用語。

「死透了，」轉輪煙火悄聲說完便去睡了。



等到周圍全靜下來，火箭便咳了第三聲開始發言。他的語調非常緩慢，而且清楚，彷彿在口述自己的自傳，他從不和正在交談的人對視。說真的，他擁有最出類拔萃的儀態。

「國王的兒子真是幸運哪！」他說，「他的婚期正好在我要升空燃放的那天！真的，就算這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對他來說也不會有更棒的結果了；不過王子們總是很幸運的。」

「唉唷！」小爆竹說，「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我以為我們是放來恭賀王子的。」

「對你來說可能是這樣，」他回應，「的確，我相信就是如此，不過對我來說就不同了。我可是一枚很了不起的火箭，出身自很了不起的人



家。我的母親是她那年代最富盛名的轉輪煙火，以優雅的舞姿聞名。當她公開登場的時候，她總要旋轉十九次才熄滅；每旋轉一次她就會向空中拋灑七顆粉紅的彩星。她的直徑有一公尺，用最好的火藥製成。我的父親跟我一樣是枚火箭煙火，有法國血統。他一飛衝天，人們還擔心他不會再下來了。不過，他還是下來了，因為他個性善良，而且他化做一陣金雨光彩奪目地落下。報紙用足拍馬屁的字眼報導他的演出。的確，宮廷公報稱他為炎火藝術的一大成功。」



「煙火，你是說煙火吧，」一枚孟加拉煙火¹¹說，「我知道是煙火，因為我看見我罐子上頭寫的字。」

「嗯，我說了是炎火，」火箭用嚴肅的口氣回答，孟加拉煙火覺得自己被欺壓，馬上去欺凌其他小爆竹，以表明自己仍然是重要的人物。

「我是說，」火箭繼續說下去，「我是說——我剛剛說什麼來著？」

「你在講你自己，」羅馬煙火回答。

「沒錯；我知道我正在討論一個有趣的話題，卻被人魯莽打斷。我厭惡一切粗魯無禮的舉動，

11 孟加拉煙火（Bengal lights）能發出持續顯目的藍色光芒，常做為信號彈使用。



因為我這人非常敏感。全世界沒人像我這麼敏感，這點我很確定。」

「一個敏感的人是指什麼？」鞭炮問羅馬煙火。

「一個因為自己長雞眼，就老是去踩別人腳指頭的人，」羅馬煙火低聲回答；鞭炮差點沒笑爆肚皮。

「請問你笑什麼呀？」火箭詢問，「我可沒在笑。」

「我笑是因為我開心。」鞭炮答。

「這理由真自私，」火箭生氣地說。「你有什麼權利開心？你應該為別人想想。老實說，你應該為我想想。我總是想著我自己，我也希望其他人都這麼做。這就叫同情心。這是種美好的品德，



我就很具備這種美德。比方說，你想，要是今晚我出了什麼事，對大家會是多大的不幸！王子和公主再也無法幸福快樂，他們的婚姻生活全毀了；至於國王，我知道他一定受不了這種打擊。真的，我一想起自己地位多重要，幾乎感動得流眼淚。」

「如果你想帶給別人歡樂，最好不要掉眼淚弄濕自己，」羅馬煙火大聲說。

「當然，」孟加拉煙火嚷嚷，他現在心情好多了，「這是常識。」

「沒錯，常識！」火箭氣憤地說，「你們忘了我多不尋常、多了不起。哼，不論是誰，只要是沒想像力的人，都能擁有常識。可是我有想像力，我從不會按照事物實際狀況去想事情；我老是從



截然不同的方向思考。至於別弄濕自己，顯然這裡沒半個人能欣賞情緒化的天性。幸好我自己倒不介意。能支撐一個人活下去的唯一念頭，唯有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相比有多麼優越，我平時總一直培養這種感覺。你們全是沒心肝的人。你們只顧著笑，顧著玩鬧，好像剛才王子跟公主根本沒結婚一樣。」

「喔，拜託，」一枚小天燈高喊，「為什麼不行？這可是樁大喜事，當我飛上天際的時候，我打算把一切講給星星聽。等我跟他們講起美麗的公主，你會看見他們一閃一閃眨眼睛。」

「啊！多小家子氣的人生觀！」火箭說，「但卻如我所料。你胸無大志，既空洞又無知。唔，



也許王子和公主會住在有河流的鄉間，那是條很深的河，也許他們會有個獨生子，那個小孩跟王子一樣有頭金髮和紫羅蘭色的眼眸；也許某天他會跟褓姆一起出門散步；也許褓姆會在一棵大接骨木下打盹；也許小男孩會掉進深河裡淹死。多恐怖的災難！可憐的人兒，失去唯一的兒子！真是太可怕了！我將永遠無法釋懷。」

「但他們又沒有失去獨生子，」羅馬煙火說，「根本沒有什麼不幸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可沒說他們已經失去獨生子，」火箭回說，「我是說他們可能會。要是他們已經失去了獨生子，還用得著我多講。我討厭那些事後追悔的人。但當我一想到他們可能會失去獨生子，我真的覺



得好傷心。」

「你是很傷心！」孟加拉煙火大聲說，「事實上，你是我遇過最假惺惺的人¹²。」

「你是我遇過最沒禮貌的人，」火箭說，「你不可能會懂我對王子的友情。」

「噢，你根本就不認識他！」羅馬煙火怒吼。

「我從來沒說過我認識他，」火箭答，「我敢說，要是我認識他，我根本不會當他的朋友。認識自己的朋友，是件非常危險的事。」

「說真的你最好別弄濕自己，」天燈說，「這點最要緊。」

12 王爾德在這裡玩文字遊戲，用了二次 affected 這個字。火箭說自己 affected，是指自己情緒因悲傷而激動；孟加拉煙火說火箭 affected，是引該字的另一義：假裝、不自然的，來暗諷火箭。



「對你來說是如此，我相信，」火箭答，「但我想哭就哭。」說完他還真的嚎啕大哭起來，淚珠像雨滴般從他的杆子流下來，兩隻小甲蟲打算一起找塊地方做窩，正在尋找一處乾燥的地方住進去，差點沒被他的眼淚淹死。

「他這人實在生性浪漫，」轉輪煙火說，「根本沒什麼好哭的他也能哭成這樣。」她長嘆一口氣，想起那只松木箱子。

可是羅馬煙火和孟加拉煙火卻頗忿忿不平，



不斷用最高的聲量大喊：「鬼扯！鬼扯！」他們很講求實際，只要是他們反對的東西，他們就會說是鬼扯。

月亮像一面銀色的盾牌冉冉升起；繁星開始閃爍，從宮殿裡傳出樂聲。

王子和公主帶頭領舞。

他們跳得真美，高挺的百合花也倚著窗偷看，大朵的紅罌粟也頻頻點頭打節拍。

十點的鐘聲敲響了，接著是十一點鐘，然後是十二點鐘；當午夜最後一聲鐘聲響完，所有人都走到露臺上，國王派人去叫皇家煙火師。

「放煙火吧！」國王宣布。皇家煙火師深深一鞠躬，邁步走向花園的盡頭。他有六個助手，每





人手持一根杆子，頂端綁著點燃的火把。

這確實是場盛大壯觀的表演。

咻！咻！轉輪煙火飛走了，一路轉啊轉。轟！轟！羅馬煙火飛走了。接著爆竹們滿場飛舞，孟加拉煙火映得每樣東西紅彤彤。「再見囉！」天燈大喊，隨即扶搖直上，灑下藍色的小火星。砰！砰！鞭炮們出聲響應，他們正玩得不亦樂乎。大家個個都非常成功，只剩了不起的火箭。他哭得全身濕透根本沒辦法發射。他身上最好的東西就是火藥，但火藥被淚水浸得好濕，已經沒用了。他那些窮親戚們，平時他根本不屑和他們交談，頂多偶爾冷笑一聲，此刻像是美妙的金色花朵，帶著盛放的火焰飛向天際。「譁！譁！」宮裡的人



高喊；小公主心滿意足地笑了。

「我猜他們是要把我留到某個盛大的場合再用，」火箭說，「絕對是這個意思。」他看上去比之前更加不可一世。

隔天，工人們來收拾場地。「顯然這就是代表團了，」火箭說，「我要用適度的尊嚴接見他們。」於是他鼻孔朝天擺出一副得意樣，嚴肅地皺起眉頭，彷彿在思索某個重要的問題。不過他們完全沒注意到他，直到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其中一個人碰巧看見了他。「唉唷！」他喊道，「這麼破爛的火箭！」便把他往牆外一丟，落入溝渠。

「爛火箭？爛火箭？」他在空中翻滾越過牆頭時自言自語，「不可能！那個人說的是：棒火箭。」



『爛』和『棒』聽起來簡直沒兩樣，沒錯他們常常是一樣的。」說完他便跌進爛泥裡。

「這裡不太舒服，」他說，「不過一定是某種時尚的水療池，他們送我來這休養好恢復健康。我的神經確實非常衰弱，我需要休息。」

隨後一隻小青蛙朝他游來，他有雙像嵌了寶石的亮眼睛，披了件斑斑點點的綠大衣。

「哦，新來的！」青蛙說。「也是，畢竟沒有比爛泥巴更棒的東西。只要給我下雨天和條水溝，我就很幸福了。你看下午會下雨嗎？我真希望如此，可是天空很藍，也沒雲。真可惜！」

「咳！咳！」火箭說，開始咳起嗽來。

「你的聲音真讓人喜歡！」青蛙大聲說，「真



像青蛙的呱呱聲，說到青蛙叫，當然是全世界最悅耳的音樂。你今晚就會聽到我們歡樂的合唱。我們待在農舍旁的舊鴨塘，月亮一升起我們就開始表演。歌聲真的很迷人，人人都醒著聽我們唱歌。老實說，就在昨天我還聽到農夫太太對她母親說，就是因為我們，她夜裡連闔眼眯一會兒都沒辦法。發現自己這麼受歡迎，真是讓人心滿意足。」

「咳！咳！」火箭氣沖沖地說。連一句話都插不進去讓他很火大。

「確實是讓人喜歡的聲音，」青蛙接著說，「我希望你能來鴨塘看看。我要去找我女兒了。我有



六個漂亮的女兒，我好擔心她們會碰上狗魚¹³。他活生生是個怪物，會毫不遲疑拿我女兒當早餐。好吧，再見，我跟你說，我們的談話真讓我高興。」

「是喔，談話！」火箭說，「完全都你一個人在講話。這可不叫談話。」

「總得有人聽嘛！」青蛙說，「我喜歡自己負責講話的部分，比較省時間，而且避免吵架。」

「可我喜歡吵架，」火箭說。

「我不喜歡，」青蛙洋洋得意地說，「吵架太粗俗了，因為在良善的社會裡，人人都抱持完全一致的意見。再次說再見囉；我看到女兒們在那

13 狗魚（pike）是一種性情好鬥兇猛的淡水魚類，身體細長尾短，吻部長而扁平似鴨嘴，鋒利的上顎齒能伸出來勾住獵物。



邊。」小青蛙游走了。

「你真是個惹人厭的傢伙，」火箭說，「而且沒教養。我最恨你這種人，某人想聊聊自個兒，就像我，偏偏有些人老扯自己，就像你。這就是我所謂的自私，自私是最可恨的事，對我這種性情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我以同情心聞名。事實上，你應該以我做榜樣，你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楷模了。既然你現在有機會，最好善加利用，因



為我差不多馬上就要回到宮裡。我在宮裡很得寵，事實上王子和公主昨天結婚就是為了向我致敬。當然，這些事你啥都不知道，因為你是個鄉巴佬。」

「跟他講話沒啥好處，」一隻蜻蜓說，他正停在一株碩大的棕色菖蒲頂端，「半點好處都沒，因為他早就走遠了。」

「那是他的損失，不是我的，」火箭答。「我不會單純因為他不理我，就不跟他講下去。我喜歡聽自己講話，這是我莫大的樂趣。我經常和自己聊很久的天，我實在太聰明，有時甚至連我說的單字都不懂。」

「那你真該去講授哲學，」蜻蜓說，然後展開



一對可愛的紗翼朝天空飛去。

「他不留在這兒真蠢！」火箭說，「我相信他不常有這種提升心智的機會。不過，我一點都不在乎。像我這樣的天才肯定有朝一日會受人賞識。」說著他往爛泥裡又陷得更深了些。

過了一會兒一隻大白鴨朝他游來。她有對黃色的腿和一雙帶蹼的足，而且由於她走路左搖右擺，大夥兒都視她為大美人。

「呱！呱！呱！」她說，「你的樣子真古怪！我想請問你是生下來就這樣，還是後天出意外造成的？」

「顯然你一直住在鄉下，」火箭答，「否則你就會知道我是誰。不過，我原諒你的無知。期望



別人跟自己一樣了不起，未免不公平。等你聽說我能飛上天際再灑下一陣金雨落下，你絕對會大吃一驚。」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鴨子說，「因為我看不出這對其他人有什麼用處。是說，要是你能像牛一樣犁田，像馬一樣拉車，或像牧羊犬一樣顧羊，那才叫厲害。」

「我的好太太啊，」火箭用非常傲慢的語調高喊，「我現在明白你屬於低下階層了。我這等身分的人從不會有實際用處。我們有些成就，這就足夠了。我個人對任何一種勤勉都沒好感，對你剛才好像在稱讚的那種勤勉更沒好感。確實，我一直認為做苦工只不過是那些沒事可做的人逃避的



方式。」

「好吧，好吧，」鴨子說，她素來性情平和，從不和人爭辯，「各人喜好不同。我想，無論如何，你要在這住下來吧？」

「噢！才不會，」火箭大喊，「我只是客人，一位尊貴的客人。事實上我覺得這地方有點乏味。既沒有社區，又不能隱居。說穿了，根本就是郊外。我可能還是要回宮裡，因為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轟動世界。」

「我曾經也有過服務大眾的想法，」鴨子說，「很多事物需要改革。的確，前不久我當過一場會議的主席，我們通過決議譴責一切我們不喜歡的事。不過，那些決議好像沒多大效果。如今我從



事家務，照顧家人。」

「我天生就是公眾人物，」火箭說，「我的親戚們也是，即使是當中最不起眼的。只要我們一出場，就會激起眾人注意。其實我自己都還沒出場呢，不過當我一出場，準會是壯觀的場面。至於家務嘛，會讓人老得快，無心追求更崇高的事物。」

「啊，人生更崇高的事物，多美好啊！」鴨子說，「這倒提醒了我有多餓，」於是她朝下游泅遠了，一邊叫著「呱！呱！呱！」

「回來！回來！」火箭尖聲喊，「我有很多話想對你說呢。」但鴨子沒理他。「我很高興她走了，」他對自己說，「她的心智實在太平庸。」他



往爛泥裡又陷得更深了些，開始思索天才的寂寞。此時忽然有兩個穿白色工作服的小男孩，提著水壺，抱著幾捆柴跑到溝邊。

「這一定是代表團了，」火箭說，努力表現出高貴的樣子。

「唉唷！」其中一個男孩高喊，「你看這根舊棍子，不知道怎麼會跑到這來，」他把火箭從溝裡拾起。

「舊棍子！」火箭說，「不可能！那個人說的是：金棍子！稱我為金棍子真是中聽。事實上，他一定把我錯認成宮裡的顯貴了！」

「我們把它放進火裡吧！」另一個男孩說，「可以幫忙把水燒開！」



於是他們把柴堆在一起，把火箭放在最上頭，
燃起火。

「這可不得了！」火箭喊，「他們要在大白天
將我點燃，好讓人人都能瞧見！」

「我們去睡會兒吧，」他們說，「我們醒來水
就燒開了，」男孩便在草地上躺下來，闔上眼睛。

火箭很潮濕，所以花了好一陣子才點燃。最
後，他終於著火了。

「現在我要起飛了！」他大叫，將身體豎得直
挺挺硬梆梆。「我知道我會飛得高過星星，高過月
亮，高過太陽。事實上，我會飛得高過——」

嘶！嘶！嘶！他筆直地升上天空。

「真高興！」他大喊，「我要一直這樣飛下去。」



我多麼成功啊！」

可是沒人瞧見。

這時他全身開始感到一股奇怪的刺痛。

「現在我要爆炸了！」他大喊，「我要點燃全世界，用浩大的聲勢讓接下來一整年沒人會談論別的事情。」他的確爆炸了。砰！砰！砰！火藥爆了。毫無疑問。

可是沒人聽見。連那兩個小男孩也沒有。他們睡熟了。

於是他全身只剩下棍子，掉落在一隻在溝邊散步的鵝的背上。

「老天爺啊，」鵝大叫，「要下棍子雨啦！」說完她便急忙跳進水中。



「我就知道我會大出風頭，」火箭喘著氣，熄滅了。



孤獨的花火 王爾德其人

漫遊者編輯室

巴黎的拉謝茲神父公墓裡，許多舉世聞名的文學家、音樂家、哲學家長眠於此，走到深處會見到一座飛翔的亞述天使雕塑，渾身布滿唇印¹，那正是異鄉人王爾德長眠之處。這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即使在百年之後，仍然吸引了無數愛慕者到他墳前祭奠。

一八五四年，奧斯卡·王爾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誕生於愛爾蘭都柏林。

1 2011年後，因唇印過多會導致雕塑損傷，已在雕塑周圍立起玻璃帷幕，隔絕遊客不當舉動。



父親身為耳鼻外科醫生，母親則是詩人兼作家，家境小康加上從小就受到文學薰陶，在進入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後，王爾德很快就嶄露頭角。這個時期，他得到馬哈菲（John Pentland Mahaffy）教授的引導，也培養出對希臘文學的深厚興趣。此外，他也參加了每周討論知性與藝術主題如羅塞蒂（Dante Rossetti）的社團，甚至提出自己對美學的看法。十九歲進入牛津大學就讀。

十九世紀後半的英國正是名符其實的「日不落國」，剛經歷了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經濟、技術大幅成長，國力日漸強盛，四處擴張殖民地，中產階級勢力興起。進入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家也把目光下放，關注起各階層發生的社會問題，



像是狄更斯所描繪的倫敦日常，關於中下階層的勞苦與掙扎；或是薩克萊筆下的《浮華世界》，小人物為能擠身上流社會，情愛肉體全都當作交易的籌碼。

在這種背景下成長的王爾德，並沒有走進「將文學作為映照現實的鏡子」這個隊伍，他也不打算把文字當作任何一種道德勸說的工具，他的書寫必須作為一種超越生活的存在，一種在現實之上的美。這也正是唯美主義者的中心思想，「為了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王爾德在牛津的時候認識了文學家佩特 (Walter Pater)，佩特身為唯美主義者的中堅分子，其理論對王爾德影響深遠。



在王爾德短暫四十六年的人生裡，他的創作相當廣泛，包括小說、戲劇、童話、詩作、散文等各種面向，卻樣樣皆取得非凡的成就。他所追求的美，某種程度體現在他看似信手捻來便能打動人心的辭句上，譬如在〈夜鶯與玫瑰〉裡，夜鶯曾說道：

生命對每個人都很寶貴。坐在翠綠的樹上，看著太陽駕著金色馬車升起，月亮駕著珍珠馬車升起，是多麼愉悅的事。山楂的香氣如此芬芳，隱居於山谷中的藍風鈴草，與盛開在山坡上的石楠花也一樣芬芳。然而愛情勝過生命，一隻鳥兒的心又如何比得上人類的心呢？



但不僅止於此，王爾德的美學並非只有形象的美、歡愉的美、良善的美。在《不可兒戲》、《理想的丈夫》、《溫夫人的扇子》等大受歡迎的劇作中，聰慧機敏的台詞層出不窮，彷彿他譏諷嘲弄、睥睨眾生，結尾卻又好似開了個無傷大雅的玩笑。在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中，那些個骯髒罪惡的場景、畫布上隨著年月逐漸變得邪惡墮落的肖像，他並非轉了性子以醜為美，這些不過是一種探究的方式，透過虛偽、死亡、醜陋、罪惡來思索所謂的藝術與本質。

然而，就在他以戲劇征服整個倫敦之際，他與情人艾爾佛瑞·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暱稱波西）的關係浮上檯面。波西的父親昆斯伯理



侯爵用一張紙條羞辱王爾德，讓他憤而狀告昆斯伯理侯爵誹謗，卻不想因為這樁官司導致他與波西不見容於維多莉亞時代保守風氣的同性戀情曝光，最終被捕下獄長達兩年。一夕之間，王爾德失去了家人、事業、朋友，甚至情人。出獄後，他離開英國來到歐洲大陸，輾轉遊走最後到了巴黎。三年後在巴黎一間小旅館裡鬱鬱而終。

王爾德的一生短暫卻如花火般璀璨，或許正如快樂王子一般，將他金閃閃的才華一篇篇剝下，留在每個人的心裡。



王爾德年表

1854 年

10 月 16 日，耳鼻喉科醫生威廉・王爾德（William Wilde）的妻子珍・王爾德（Jane Wilde），在愛爾蘭都柏林魏斯蘭街 21 號誕下次子奧斯卡・王爾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

1871-4 年

就讀都柏林三一學院。接受老師馬哈菲（John Pentland Mahaffy）的指導，啟蒙對希臘文學的興趣。

1874 年

正式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就讀。

1875 年

與馬哈菲教授前往義大利旅行。

1876 年

父親威廉・王爾德去世。

1877 年

再次與馬哈菲教授旅行，前往希臘和義大利。

1878 年

詩作〈拉溫納〉(Ravenna) 榮獲紐迪吉特獎 (Newdigate Prize)。

自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畢業。

1879 年

在倫敦與法蘭克・麥爾斯 (Frank Miles) 成為室友。

1880 年

戲劇《薇拉》(Vera) 出版。

1881 年

第一本著作《詩集》(Poems) 自費出版。

1883 年

在巴黎完成劇作《帕都瓦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

1884 年

與康斯坦斯・勞埃德 (Constance Lloyd) 在倫敦結婚。

1885 年

長子西瑞爾（Cyril）出生。

1886年

次子維維安（Vyvyan）出世。

1887年

擔任《婦女世界》（Woman's World）編輯。

1888年

童話集《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出版。

1890年

《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在雜誌上發表。

1891年

結識艾爾佛瑞·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暱稱波西。

《帕都瓦公爵夫人》在紐約公演。

發表散文《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童話集《石榴屋》（A House of Pomegranates）出版。

在巴黎完成戲劇《莎樂美》（Salomé）。

1892 年

《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在倫敦公演。
完成戲劇《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1893 年

《莎樂美》法文版出版。
《無足輕重的女人》在倫敦公演。
《溫夫人的扇子》出版。

1894 年

《莎樂美》在英國出版。
詩集《斯芬克斯》(Sphinx) 出版。
完成戲劇《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無足輕重的女人》出版。

1895 年

《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在倫敦公演。
《不可兒戲》在倫敦公演。
王爾德狀告昆斯伯理侯爵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波西之父) 誹謗, 但昆斯伯理獲判無罪, 王爾德反因嚴重猥褻罪被逮捕, 最後罪名成立, 被判處兩年監禁加重勞役。

1896年

母親去世。

《莎樂美》在巴黎公演。

1897年

在獄中寫了一封長信給波西，後來作為《獄中書》(De Profundis) 出版。

出獄後，立即離開英國前往歐洲大陸，此生再未踏上英國國土一步。

與波西重逢，數月後再度分手。

1898年

康斯坦斯去世。

1899年

《不可兒戲》出版。

《理想丈夫》出版。

1900年

於巴黎的亞爾沙斯旅館 (Hotel d'Alsace) 辭世。